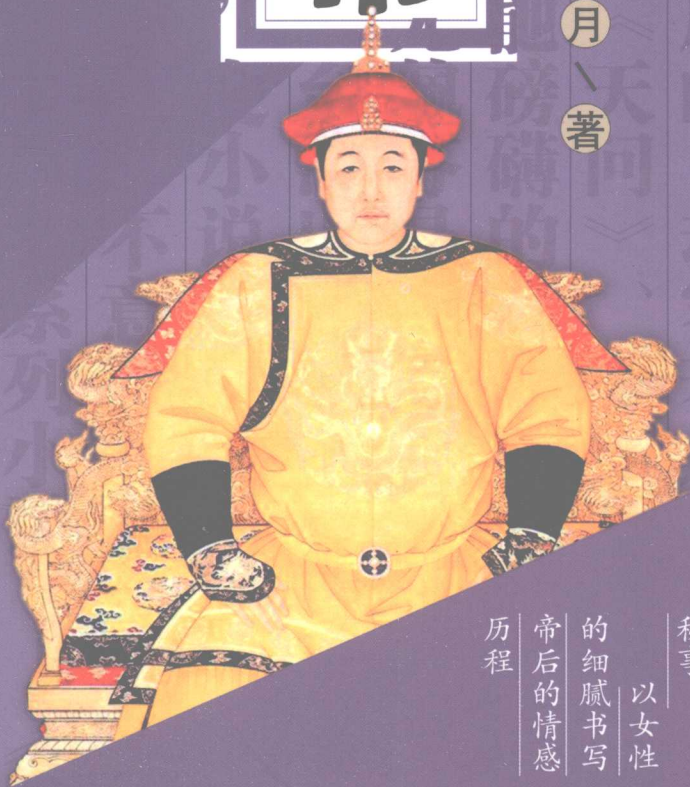


顺治皇帝

朴月／著



以学者

的严谨剖析

君王的宫闱

秘事

以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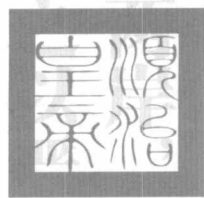
的细腻书写

帝后的情感

历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顺治皇帝

朴月／著

以学者
的严谨剖析
君王的宫闱
秘事

以女性
的细腻书写
帝后的情感
历程



《金轮劫》

《胭脂雪》奉献世人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顺治皇帝 / 朴月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06-4950-3

I. 顺… II. 朴… III. 传记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735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45 × 975 毫米 1/16 印张 29.25 插页 2 字数 229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52.00 元

第一章

静夜寂寂。

将弦的冷月照着沈阳大故宫的“凤凰楼”。这傲然峙立在星空之下的楼宇，正中面对着的是中宫“清宁宫”。东西两路两两相对的关雎、麟趾、衍庆、永福四宫，如百鸟朝凤般地翼护着中宫皇后的正寝。

这一夜，清宁宫更是尊贵无匹：今夜，大清皇帝皇太极夜宿清宁宫后宫！

白天，连续着让人亢奋、快乐、忙碌的事太多了。先是蒙古土默特部遣使来朝，并护送格隆喇嘛来京。作为“上国”，当然要给予奖励赏赐。

这还是外朝的事，对后妃们来说，那是“事不干己”。另一件就不同了，那是所有后宫后妃，乃至各王、贝勒府邸的福晋、格格都参加，并且皆大欢喜的：前一天，永福宫庄妃所生的五格格阿图公主，下嫁内大臣和硕额駙恩德格尔之子索尔哈的婚礼，和皇帝册封女儿们和女婿们诰命仪仗的仪式一并举行。

这筹备已久的盛大婚礼，吸引了许多盟邦的王、贝勒和福晋们前来道贺！所以，后宫又大张宴席，款待和硕亲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和来朝的朝鲜王子，科尔沁福妃、贤妃及福晋们。真是欢乐非常！

这一次五格格婚礼的场面，远胜诸姐。原因之一，五格格是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生的。布木布泰诸女，都禀承了布木布泰的明慧美貌。当年，皇太极最疼爱的女儿是四格格雅图。四格格下嫁蒙古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子弼尔塔哈尔之后，酷肖四格格的五格格，就成为皇太极的掌上珠、心头肉了。

再者，近月来，连续发生了为宸妃海兰珠之死误责庄妃布木布泰，和为降顺洪承畴，委屈了布木布泰的事。皇太极虽表面上不愿意表示什么，午夜扪心，不免对这些年来的种种行径有些失悔。

当宸妃海兰珠在世时，他的感情完全寄托在海兰珠的身上了，对庄妃

·
·
·
·
·
·
·
·
·
·



布木布泰的态度,也因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心情所产生的矛盾,而不自觉地有些偏颇。

这种偏颇,一部分是为了讨好海兰珠,一部分是为了对她与多尔袞青梅竹马旧情的心结。还有一部分,仔细想来,竟是对她过于聪明的疑忌;身为大清皇帝,自许圣明聪睿如他,实在难以忍受有这么一个仿佛总冷眼监督检视着自己言行的聪明人在侧!

而当他心平气和,理智地静思时,却又觉得布木布泰无辜;她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做,自己偏就以己度人,疑心生暗鬼地“欲加之罪”,“认定”了她“腹诽”。

总觉得她在冷然哂笑。

总觉得她与多尔袞旧情难忘。

总觉得……

在为五格格筹备婚事的时候,当他怜爱地望着五格格那肖似布木布泰的颜容,那天真烂漫中,常带着的纯稚爱娇笑容,使他恍惚间,又看到当年的布木布泰……

她七岁,在大草原上载歌载舞的烂漫天真。

她十三岁,来归时的娇稚羞怯……

当此良心发现之际,他想起的,便不再是心结种种,而是油生的歉意。

也因此,他决心以对五格格婚礼的盛大举行,来作为多年来对布木布泰种种不公的补偿;当然,他绝不会把这心思泄露于外的。但他认为布木布泰会懂;她那么聪慧!那么善体人意!

尤其不同于他几个大女儿的是:这一回,他可不要像以前一样,为了维系满蒙邦交,把女儿们嫁得那么老远!所以他把这个宝贝女儿就近许配给了内大臣和硕额駙恩德格尔之子索尔哈。

他忘了是听谁说的,大明有个皇帝,也和他一样,非常疼爱某位公主,舍不得她远嫁,所以在公主长大该出嫁的时候,他千挑万选的,为她选了一个就近住在京城的駙马,而且规定,公主得五天回宫一次,为了让他看看他心爱的女儿!

望着五格格,他心中完全了解了那个大明皇帝的心情;他或许也该下令五格格五天回来一次吧?

也许人逢喜事精神爽,皇太极的兴致极好。嫁女的第二天又与后妃在

崇政殿设家宴,款待下嫁蒙古察哈尔、科尔沁,今日随着蒙古王公、福晋们来朝,“归宁”的公主们。

宴后,他命人搬出了不久前,命阿巴泰征讨大明时,所俘获的金银彩缎,当殿赏赐。使来朝的福晋、公主们个个心满意足。而他,更在她们的满足中,享受了无比的快乐。

这一夜,他夜宿清宁宫皇后哲哲处;自从海兰珠薨逝,布木布泰明显心灰意冷的种种打击,他反而眷恋起与他相处最久、也相知最深的皇后哲哲来了。

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当他渐入老年,格外感受到这位中宫皇后的贤淑宽厚,不禁留恋依慕。伉俪之情,倒是老而弥笃了。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了少年时候的热烈,却转化成另一种经过了岁月历练的深厚。

在清宁宫暖阁里,皇太极和哲哲,与往常一样,絮絮地话着家常。

五格格的出嫁,已嫁的格格们归宁的话题,足使为人父母者乐而忘倦。皇太极的心情极佳,笑语连连……

接连着的欢乐,使得每个人都倦了。入夜了,各宫烛火陆续熄灭,偌大后宫陷入了一片沉寂。整个大清后宫“凤凰楼”,宁谧地恍如进入了梦乡……

如石破天惊般,云板忽然凄厉而急骤地响起。

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在睡意蒙眬中,一惊而觉。无端地,心一阵突突乱跳,惴惴不安。感觉这暗夜间,隐藏着巨大得足以吞噬这片天地的巨兽,已然蓄势待扑。

侧耳只听见素来静肃的内宫,忽然脚步纷沓。她警觉地立时翻身坐起。不一刻,她所住的永福宫门,响起急骤的敲门声;宫门已下钥,而夜半敲门,这是大清立国以来未有之事,更使她心头一紧。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她心中无端地充塞着“大祸将临”惊恐忧惧的不祥预感。

片刻间,就听到卧室外,她贴身的婢女苏麻喇姑带着呜咽禀报:

“主……子,皇上……驾崩啦!”

她一阵寒栗;但强自撑持着。听着苏麻喇姑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说出侍卫传报来的噩耗。



无疾而终！大清皇帝正坐在清宁宫南炕上与皇后哲哲闲话家常时，忽然头一歪，倒了下去。

当皇后哲哲惊觉情况不对，发出惊呼，喊人救治时，已然回天乏术。

大清皇帝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驾崩了！

云板，惊动了整个外朝内廷。宫中的侍卫，有的给各宫主子报信，有的飞奔上马，向各王、贝勒的府邸去报哀信。

布木布泰一边听着，一边立时以最快的速度穿戴。

她也有些茫然失措，但她知道，她不能倒，不能乱，她必须马上赶到清宁宫皇后那儿去！

在她到达不久，各宫主子也都陆续的到了。但她却知道，她虽是五宫中名位最低的，此时此际，却是最重要的！她不仅是皇太极的一宫妃子，她更是哲哲皇后最亲近、依赖的亲侄女！

被这突如其来的弥天大祸惊吓得六神无主的哲哲皇后，在见到布木布泰时，才恍如见到亲人，一把抓住她的手，攥得死紧，号啕痛哭了起来：

“布木布泰！这……可怎么得了呀！”

布木布泰心中也在这完全没有预警的局面中，心慌意乱。但她知道，如今她是漂浮在大海中的姑姑唯一可以仰赖的一片木板。她告诉自己：一定要稳住，一定要撑住！她深吸一口气，平伏一下心急气促，柔声道：

“姑姑，您别着急，咱们不知道怎么办，各家王爷一定马上就会赶到，他们会知道怎么办的！礼亲王见过的世面多了，一切有他主持，没有什么办不了的。”

这几句话生了效，方寸大乱的皇后，像在这几句话中找到了支撑点；她不是孤单一个人面对这天崩地坼的局面。她身边有她的亲侄女布木布泰，还有能主持一切的大家长：礼亲王代善！

哲哲原先恐惧紧绷的心情，稍稍地松弛。强抑的悲痛便如潮水般的袭来，直哭得气咽声哑；她与皇太极伉俪相得二十多年，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眼睁睁地看着他就在她面前倒下，死去！

相厮相守二十余年，一旦抛撇而去，教她又如何能抑得住悲痛！

这一哭，少不得众家妃子一起陪泪，悲痛之外，却各有各的心肠。

布木布泰也垂着泪，却不是全然的悲痛伤心。她知道，这些妃子们所想到的不过是一己的丧夫之痛，处理后事的纷乱如麻，和即将面临身份、

地位,乃至生活待遇的改变。

而她想到的不是这些。她想到的是: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极这一撒手人寰,为大清丢下的最大危机是:谁人继位?

至于后事的料理,反而是最不必她们操心的。就像她安慰哲哲皇后所说的:自有众家王爷、贝勒商量着料理。

更何况,论国家制度,皇太极是皇帝;论家法,爱新觉罗氏的大家长,还有皇帝的兄长礼亲王代善呢!

果然,礼亲王和诸王贝勒赶到之后,一切立时有了头绪;大行皇帝的遗体,被请入了大政殿。发丧的仪典程序,也自有外朝制定施行。

在一切安顿好了之后,礼亲王以“大伯”的身份,再三劝慰哲哲皇后节哀,叮嘱妃嫔、宫女们好好服侍。

陪侍在皇后身边的布木布泰,微低着头,目光却带着警觉地注意着面前这些王公大臣们的神色。当此之际,她注意的重点却不是家族中的大家长代善,而是“皇弟”睿亲王多尔袞和“皇长子”肃亲王豪格。

她在这“帝王家”已消磨了将近二十个年头了!她对政治的灵敏,远比皇后以降的妃嫔们高。甚至,比一般挤不进权力中心,外围的王、贝勒高!

她知道,在表面对皇帝哀悼的同时,大清面临的是一场巨大的风暴:皇帝没有来得及指定继位人而驾崩,丢下的“大位”,立时会成为有资格继位者虎视眈眈的目标!而睿、肃二王,正是最具有继位资格的二“虎”!

在她的眼中,睿王一脸的冷肃,几乎看不出表情。倒是他同母的一兄一弟阿济格和多铎,目光中哀戚少而兴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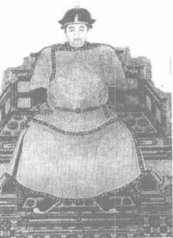
豪格,他脸上却明显地有着强自压抑的焦灼,不时地瞥着多尔袞那张冷凝的脸,似乎想看出什么端倪来。

而回应他的,却不是多尔袞,而是他的小叔叔豫亲王多铎,多铎不时老虎护食似的对着豪格怒目而视。他是努尔哈赤的幺儿,从小任性,唯有多尔袞能制得住他,他也一切以多尔袞马首是瞻。

面对多铎的“不友善”,豪格亦以怒目回报。他的神情,使布木布泰暗自叹气:皇太极英雄盖世,何等的冷静沉着!为什么他的长子却比不上他的幼弟多尔袞?事实上,豪格的年纪比多尔袞还大呢!

布木布泰知道,这表面哀戚下的剑拔弩张,才是序幕。在皇太极的丧事没有安排好之前,是不会爆发的。尤其,有礼亲王代善和皇后当前,一时

∴
∴
∴
∴
∴
∴
∴
∴
∴
∴



总还压伏得住。

果然!在代善指挥之下,诸事粗定。他又叮嘱安慰了几句,才带着兄弟子侄们退了出去。

布木布泰知道哲哲受此打击,一定无法宁神安睡,早命人煎了安神的草药,服侍她喝了;又点起来自大明的安息香,这原为了皇太极近年来常在万机压力下,时常难以安眠,而特地搜求来的。

哲哲珠泪不干,呜咽不止,痛不欲生;她不仅是受到了惊吓,更无法承受这骤来的丧偶之痛;她是五宫中与皇太极结缡最早,也恩情最深的!而就在这一晚,皇太极竟然就在她的寝宫中崩逝了!

她完全无法想象,少了皇太极,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布木布泰只能一路以好语开解安慰,直到看到她在药力的控制下逐渐蒙眬睡去,才叮嘱了宫女们一番,回永福宫。

炕上六岁的小儿子福临,还沉沉地睡着,鼻息平匀。他不知道,就在这一夜之间,他已成了无父的孤儿!

望着儿子,布木布泰心中百感纷沓而来,她知道,大清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甚至,日后的兴亡成败,就在这关键的一刻了!而她知道,她——皇太极的“未亡人”,也正处在她人生的转折点上……

她近来已经很少去想她的“人生”了,她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可想的。二十年前,崑都伦汗努尔哈赤还在世的时候,她就在努尔哈赤的指婚之下,身不由己地嫁给了当时的“四贝勒”皇太极。

皇太极是个英主,她是他众多妃嫔中的一个;既不是最得宠的,也不是最不得宠的;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在有名有号的“凤凰楼”五宫后妃中,她是第五宫,而她底下没名没号的,又还多着呢!

她“有子”,却也没带给她什么优势:论长,皇太极已立功无数、封了肃亲王的长子豪格,比她自己还大四五岁。论嫡,皇后虽没有生子,但位号在她之前的贵妃却有子!那位十一阿哥博穆博果尔,虽比福临小三岁多,是皇太极的幺儿子,但若论“子以母贵”,他的母亲却是目前后宫中,除了皇后哲哲,身份最尊贵的贵妃娜木钟。

于是,她守分安命,扮演合于她身份的角色:一个后宫妃子;除非皇太极跟她谈什么事,她绝不多口多事。除此之外,她还是三个格格、一个阿哥的母亲;年届三十的她,都已嫁出了两个女儿了。如今,还在跟前的,除了七格格,就只有这个九阿哥福临了。

福临！他这名字，源于他出生时的种种异象。而这吉祥的名字和种种异象，却没有为他带来父亲的宠爱；他出生的时间太不巧，正生于他的哥哥——他父皇最宠爱的宸妃之子八阿哥夭亡的两天之后！

因着丧子之痛而几乎精神崩溃了的宸妃海兰珠，在皇太极因着异象脱口命名之后，失去了理性，她把未命名而夭折的八阿哥的死，归咎于初生的福临，认为是他福大命硬，克死了他的哥哥！

是为了安慰宸妃的丧子之痛呢？还是另有什么她不知道的原因？原先因着皇太极专宠宸妃，而已备受冷落的她，在福临出生之后，就更被冷淡而疏远了。

即使她为他建了劝降洪承畴的大功，也没有改变这一点。甚至，因这件事而导致的流言蜚语，两人间的关系更尴尬了。

她不再介意。许多事，天长日久，除非自己存心不想解脱，总是会淡化的，她还是安然若素地当她的永福宫“庄主子”，当她孩子们的额娘。

她不太去想以后。若皇太极不跟她谈国事，她也绝口不谈。但绝口不谈，不是心里不关心；她关心的！但皇太极几度下令王、贝勒不许与妻子谈政事，她心里有些明白，某一部分，其实是针对着她来的；大清的命妇们对珠宝绸缎的兴趣远超过政事，她们只想安富尊荣地当王妃、当福晋，安享她们的男人在厮杀征伐中为她们带来的战利品，才不想管什么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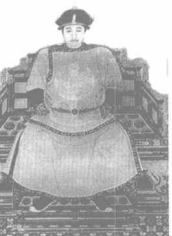
她不一样！说来，她的政治启蒙师还是皇太极呢！但当她开始有了见解、有了意见的时候，却因为姐姐海兰珠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局面，似乎以前的种种优点，一下全成了缺点，甚至，因此使她受到了冷落。

这种冷落，多多少少既刺激也成全了她，她有更多的时间去读汉人的史书，去冷眼旁观大清的命运轨迹。但她并不认为她可以有什么作为；与任何一个朝代一样，女子在大清也是不许过问朝政的。

好像女人天生就只该逢迎着她们的夫君，以讨他们欢心为第一要务，再者就是相夫教子。历史书上对贤后的推许，是妇德。而妇德最重要的，竟是不问政、不嫉妒。

但总是有例外的。她并不太推许武则天，武则天的政治才能，被她的淫乱宫闱和残苛手段抵消了！她推许的是宋代几位垂帘的太后，她们才是真正有政治才能的。而且她发现，宋朝最太平的时代，竟是宋与辽两方都是女主当政的时候！因为她们真正以国为重，以民为重，愿意与民休息！甚

·
·
·
·
·
·
·
·
·
·



至哲宗朝，太皇太后高氏，还被敌国称为“女中尧舜”！

而她遗憾地发现，高氏还是失败了；高氏死后，哲宗皇帝却不但没有感激之心，还痛恨他的祖母。因为在他亲政前，“只见太皇太后臀背”！她没有尊重小皇帝的感受！

她在读书中消磨着宫中的岁月，她原以为，日子就这样定了，不会再有什么改变。因为这新兴的国家，有着一个英武明君，正朝着欣欣向荣的路上迈进。她期待着大清会在皇太极的领导之下，强盛壮大，达成取明代之的大业。

而如今皇太极骤尔驾崩，大清一下变成了没人驾驭的马车。而车上的人，不顾马车正在险路上疾驶，正忙着争夺那高高在上的地位！

她非常清楚：其他的人都不足论！眼前，真正的两个对手是多尔衮与豪格。

这两个人都各有优势，豪格是皇长子，以子继父，当然名正言顺。而且，他也立有军功无数，皇太极亲领的正黄、镶黄两旗人马，必然是支持他的。

但是他是否能服众，却还是未知数。他诚然是将才，但在性情上，却有着极大的弱点：他对人对事，都太情绪化，不能容人容物！像他曾在岳母莽古济格格谋反一案中杀妻固宠，就在家族间引发了相当的非议。尤其是福晋们，都认为他无情嗜杀。这一标志贴在身上，很容易引起了别人对他的疑虑，这不是适合为人君的性情。

而多尔衮，她必得承认在各方面来说，都比豪格优秀得多！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睿智，连皇太极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封号，一开始就是“墨尔根”，而大清建国之后，给他的封号也正是对他的评断：“睿亲王”！

别人也许不那么了解，唯她因为休戚关心才格外感觉得到，他最难得的却是：能忍人所不能忍！也因此才在皇太极那么疑忌的情况之下，不但没有给皇太极可资借口的理由，而且还一步步地爬到了今日位极人臣的地位！

他手中所握的兵力，绝不在豪格之下：两黄旗自是八旗精锐，而他除了自己的正白旗之外，还有阿济格拥有一半的镶红旗、多铎的镶白旗，齐心拥戴。

而她更知道：他是绝不肯退让的，他一直认为皇太极夺了他的汗位！

皇太极在的时候,大清的政局稳定,而且皇太极的权力也巩固了,大家齐心对外,在情势上,没有容许他变革的空间。他是聪明人,当然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只沉潜的以政事、军事上的表现来累积实力。直到如今,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皇太极以降的大清第一人!

如今,皇太极驾崩了!他怎么可能放弃自己那埋藏了二十年的梦想,尤其是把大位拱手让给他一直视为对头的豪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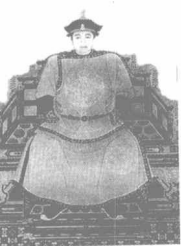
她其实并不真那么在意谁当大清皇帝!她不能不在意的是:这她亲眼看到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基业,可能就此毁于一旦!如果这两个人互不相让,演出两虎相争,以他们的势均力敌,就不仅是必有一伤,而是两败俱伤了!

那时坐收渔利的将是大明;大清的国力,会在这一场自相残杀的内乱中,消耗殆尽;八旗兵当然是勇武的,但当他们战斗的对象不再是敌人,而是自家……她不敢想……

如今八旗中,两黄、两白必然是旗帜鲜明,各拥各主的。余下的四旗,正红旗属代善,以代善的老成,必不卷入是非。镶红旗,原来岳托、阿济格共有,岳托死了,自然归属阿济格,而他当然是倾向多尔袞的。但原先属于岳托的那一半镶红,代善也还能节制。正蓝旗,本属莽古尔泰,莽古尔泰死后,由他的弟弟德格类接手,德格类死,而且还爆发出谋逆大案,皇太极没有再指派给别人,却也没有明明白白的表示收归自将:一则因人心恋故,两任旗主下场如此不堪,皇太极并没有绝对驾驭的把握;二则,两黄旗向来由汗王、皇帝自将,多少有一点门高自贵,不屑为伍,所以正蓝旗一直妾身不明地虚悬着。但因为镶蓝旗属郑亲王济尔哈朗,他对正蓝旗亦自有其影响力。济尔哈朗素来以行事端谨为皇太极所嘉许,两蓝旗亦可因他的影响而保持中立。

纵观全局,拥豪格、拥多尔袞、与中立的三方,势均力敌,如鼎足之势,哪一方能加重,就可以掌握全局。大清的命运,也就会在这微妙的势力消长中决定。

而如今,除非中立派获胜,任哪一方的优势都只会把大清导向覆亡!换言之,这两个人,谁也不能继位,谁继了位,大清将面临的都会是一场兵灾浩劫!那只有让第三个人出来。问题是:那第三个人是谁呢?又如何让代善所代表的第三势力加重到足以平息这一触即发的内乱呢?



顺
治
皇
帝

她想到她所读的书中,当姐妹家中遇到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往往要她们的兄弟出面来排难解纷。

她轻轻呼出了一口气:

“蒙古!”

·
·
·
·
·
·
·
·
·
·
·

第二章

“十四哥！当然该是你当皇帝啦！论功劳，你最大！论能力，你最强！而且，这个位子本来就该是你的！”

尽管在崇政殿上举哀时，大家都是一脸戚容，随着多尔衮回到府邸后，多铎简直兴高采烈。

“是呀，该你当了！多尔衮！除了你，还有谁够资格呢？”

阿济格附和着。多铎一听，连十二哥也这么说，更是高兴，半真半假拉着多尔衮就跪下了：

“十四哥！我们矢誓拥护你登基！只有你当皇帝，我们才心悦诚服！”

多尔衮却摇摇头：

“这事，也不是你说好、阿济格哥哥说好、我说好就定的，总得大家公议，而且……”

他又摇摇头：

“也没有那么简单，你看吧！总有反对我拥护别人的！”

多铎像跟人吵架似的，瞪着眼：

“拥护谁？……噢，你说的是豪格？怕他什么？你我两白旗，加上阿济格哥哥的镶红旗，三旗了，豪格呢？虽然皇上把正蓝旗归他节制，可连个旗主都没混上。”

多尔衮却不似多铎那么烂漫天真：

“多铎，你别小看豪格！他的军功，比你、我还要早。这么多年，培植起来的势力，也不在我之下。而且，他是皇长子呢！”

多铎瞪着眼，一脸不以为然：

“皇长子怎么样？他额娘可不在凤凰楼五宫里。论贵宠，也比不上咱们额娘是父汗的中宫大福晋，嫡出！”

讲起额娘，多尔衮心中一阵痛楚。当年，皇太极为了夺位，在拥戴他的贝勒们推波助澜之下，逼死了他母亲的烙印，又一次那么清晰地浮现。

·
·
·
·
·
·
·
·
·
·



那时,他还是个少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幕惨剧在他眼前上演。那时,他在心里立誓:总有一天,他会讨回公道!会让欺凌、压迫他的人付出代价!

然而终皇太极一生,他也没有建立足够抗衡的力量去报仇!如今皇太极死了!难道他还要让豪格再爬到他头上?当然不!

但他也明白,事情也绝不会像多铎想的那么一厢情愿。但他却没法把这微妙的情势跟粗枝大叶的多铎说清楚,只好无奈地说:

“唉,跟你说不明白……你走着瞧吧!”

事实上,就在这同时,肃亲王府里也正为此事热烈讨论着。

豪格离开崇政殿,在他的亲信属下正蓝旗的固山额真何洛会陪同下,才回到府中,两黄旗的索尼、图赖、鳌拜、谭泰、巩阿岱、锡翰等,就连袂到了肃亲王府。

彼此见了礼,宾主双方的神色都很凝重。索尼发言:

“皇上驾崩了,没有留下遗诏。但我们一直是皇上亲领的,如今所有的一切都是先皇所赐!这份恩德是无论如何报答不了的,所以绝不能让宗室易主!如今皇子虽多,却只有王爷已然成人,而且论军功、论政事,都在诸王之上。所以,我们两黄旗坚持以父传子,推立王爷继位!”

豪格自然也有“当仁不让”的心思,却没想到两黄旗会主动前来输诚,当然心中又惊又喜,庄容向他们躬身行礼:

“豪格无德无能,但多年来与诸位出生入死,并肩作战,可以说是肝胆相照,过命的交情!父皇不幸驾崩,弟弟们又都还年幼,豪格虽然不敢比拟父皇英明聪睿,但身为父皇长子,既然承各位不弃,我总要责无旁贷地挑起这重责大任来!只是……这件事非同小可,恐怕还得经过诸王贝勒公议推举,才能算数。诸位也知道……”

他沉吟着,有些不便明言。图赖却一口就指名道姓地说了:

“王爷说的是睿亲王!他想继大位?那是做梦!”

索尼摇摇手:

“话倒不是这么说,他是从先皇继位起,就心怀不平的。在这当口,存图谋帝位的心思也是人之常情!不管论军功,还是论政事,平心而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确是个人才!……”

图赖气恼道:

“不管他再能干,既然先皇有皇子在,怎能由得他觊觎大位!”

索尼道:

“觊觎是一回事,办不办得到是另一回事。没有实力,就算觊觎,也是白搭,咱们根本不必理会。但就眼下的情势论,他拥有的势力,也未可小觑;首先,两白旗一定支持他;两红旗说是礼亲王的,但镶红旗有一半归英郡王节制,这就是两旗半了。”

豪格的心腹,正蓝旗的固山额真何洛会插口道:

“你们两黄旗,加上咱们主子实际上掌握的正蓝旗,总还比他多半旗呀!”

索尼道:

“只差半旗,实力上就相差得有限。你也知道,睿亲王、豫亲王虽说年纪轻,讲起打仗,绝不含糊。论起精锐,两白旗绝不在咱们之下!英王爷也是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角色;他手下的镶红旗,就比礼亲王手下的正红旗剽悍!真要硬碰硬,咱未必能有赢得胜利的十足把握!”

图赖嘟囔着:

“我就不信,咱们能输了他们!”

索尼道:

“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咱们大清好容易建起的基业,经不起窝里反!总是以和为贵。”

鳌拜道: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们想过了没有?议立继位的事,是只许诸王贝勒参加的。咱们两黄旗的旗主是先皇,正蓝旗从德格类死了之后,虽说交给了肃王统领,也没指定哪位王、贝勒为旗主。因此,咱们虽说有三旗人马拥立肃王爷,有资格参加议立集会的,可只有肃王爷一个。而‘那边’,睿王、英王、豫王就是三个!人家说,单拳难敌四手,何况人家还是三兄弟联手……”

话说到这儿,图赖怒气冲冲,瞪着双眼:

“照这么说,皇上一驾崩,咱们两黄旗是连说话资格都没有了?要这么着,岂不是一边倒,咱们还议个什么?”

鳌拜道:

“我提出来,就是让大家想个法子,怎么才能当着诸王贝勒,把咱们的立场说清楚:除非立的是皇子,咱们绝不答应!”



“那容易！咱们就豁出命去，在崇政殿上把话讲清楚！”

图赖一挺胸，一脸视死如归的神态。

索尼持重，皱眉思索。鳌拜却道：

“恐怕也只有这样了，不然，咱们真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咱们要不出面说话，恐怕那哥儿三个就要得意了！”

既然连鳌拜也这么说，索尼只好叹口气：

“既然如此，咱们就利用两黄旗本来就是皇宫宿卫的优势，明天一早就先守住大清门，包围崇政殿。等诸王贝勒到齐了，就进殿去，把话说清楚！”

他严肃地说：

“兹事体大！咱们如今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了！必须要一心一德，祸福与共！”

图赖道：

“对！为了表明咱们两黄旗一心拥立皇子，绝无异心，咱们一块儿到三官庙去，大家起个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背了誓言，出卖同伴，天地不容！”

豪格感动得一躬到地，索尼等忙跪下还礼。图赖立起身来，马上就嚷：

“既然说定了，咱们这就去三官庙吧！”

索尼道：

“现在虽然咱们两黄旗，加上正蓝旗实力不弱，但总是越多的人支持越好。肃王爷最好跟礼亲王、郑亲王去商量一下，如果能得他们两位国之大老的支持，就算大事底定了！”

“那咱们三官庙盟誓，王爷就到礼亲王府、郑亲王府去吧！”

何洛会道：

“那你们干你们的去，我陪咱们王爷上王府。”

豪格送走了两黄旗，走访郑亲王济尔哈朗，寻求支持。

“济尔哈朗叔叔，方才两黄旗的索尼他们，到我那儿来。他们的意思，父皇驾崩，国不可一日无主。他们一辈子受父皇大恩，父皇既然有承宗之子，就应该以子继父，宗支不可旁移。所以坚持一定要皇子继位。”

济尔哈朗点点头，未置可否。豪格却因他的点头受到了鼓励，接道：

“豪格自知才德不足，但身为父皇长子，也责无旁贷。不知道叔叔对这事，有什么意见？”